



难忘屏西十七载

■郑培华

【坊巷里弄】



省直机关屏西住宅区拆迁改造了,这让我想起了很多往事。从1990年夏天起,我就入住该小区,直至2007年秋在小区附近购房后搬离,算起来,在这里住了整整十七个年头。

那时小区只有十几幢楼房,一条道路贯穿南北,其余都是菜园和池塘,门口窄小的华大村水泥路通向市区,路旁临沟河无护栏,有时就有骑车人不小心掉入河中。那时二环路尚未开通,周围大片田地、菜园,一派田园风光。

1990年夏,我最先分到24座602南面有阳台的一间。虽然只有一间住房,对我来说已是很大的改善了。原来单位集体宿舍在东街口原上海西餐厅楼上4层,我只分配单间,与同事郑则来同住。后来我爱人调入福州某医院,则来主动与同一楼层的广告公司值班依伯挤在一起,使我才有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宿舍,夫妻得以团

圆。由办公室改用的集体宿舍缺乏基本的生活功能,煮饭做菜、读书睡觉等挤在小房间内,最要命的只能在大楼一层昏暗、臭气熏天的卫生间内洗衣服,洗后无处挂晒,苦不堪言。乡下亲戚来福州也无法接待,到过我宿舍的亲戚朋友都无法理解,省城怎么会有这么破的住房。那时,妻子最盼望的是有间厨房煮饭菜、有个阳台晒衣裳,她常感叹,什么时候我们家有一间单元房就好了。后来,通过考试,我进入了省直单位,一年后便分到了这间房。

24座602室是三室一厅的住房,分配给了4名干部居住,除了我已成家,其他人还单身,朝南的另外1间分给2人,朝北的小间分给1人。我家虽然只有其中1间,但套房内的厨房、餐厅、客厅和卫生间均可使用,特别是南面房间有阳台,洗衣晾晒不用愁,这可把我高兴坏了。记得刚搬入602室的那天,是我到福州后最快乐的日子,吃着妻子精心煮的上排汤、阳春面,心里美滋滋的。

女儿上省直机关屏西幼儿园,父亲负责接送。都说隔代亲,女儿常把扑克牌等玩具从6楼阳台扔下楼,父

亲一次次跑上跑下捡拾,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却乐此不疲。父亲单人床打在客厅,他爱喝酒,夏天午餐隔1瓶冰镇啤酒,很满足。最辛苦的还是在医院上班的妻子,早出晚归三班倒,作息无规律。那时机关干部工资低,医院有奖金、收入多,可贴补家用、改善生活,她是家里功臣,我心存感激。

此后几年,屏西小区楼房如雨后天春笋般破土而出,单位又分到一批房子。1992年夏,按积分排名,我挑选了位于小区东北角的38座204两室一厅的小套房。这回再也不用与别人合住了,终于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父亲也有了自己的房间。38座环境清幽,花草茂盛,十分宜居,那几年我读了不少书。女儿开始上小学了,父亲一如既往接送。

日子安稳不久,父亲却生病了。一天中午父亲送小孩放学回来,说右臂疼痛严重,送医院检查即被诊断为肝癌晚期,此事如晴天霹雳,我陷入痛苦之中。经多方医治无效,父亲在第二年农历正月十六病故,享年63岁。父亲一生辛勤,性格温和,当过村生产队记工员、运输船管理员等,退休

后到福州帮我带孩子,在屏西小区度过了愉快的时光。我与他父子缘深,“14”是我吉祥数字:大学毕业分配工作报到、派驻监督报到时间,以及这次抽签确定的安置签约时间都神奇地出现“14”这个数字,原来发现父亲的生日是3月14日,这也许就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吧。

1998年,单位又开始分房,这次有单元房、屏东等处可供挑选,也许情有独钟,我仍选择留在屏西,分到了三室一厅。女儿在铜盘中学读书,不见她天资异禀,无名师指导,也未参加校外培训,中考居然拔得铜盘中头筹,以高分进福州三中。事后分析,除了她自身顽强努力、老师倾情培养、家庭书香氛围外,也与小区的生态环境分不开。小区附近的公园树林茂密,空气清新,清晨小鸟啾啾,入夜凉风习习……

2007年秋,我们搬离屏西小区。十七年寒来暑往,在这里品尝了多少酸甜苦辣,屏西小区伴我度过宝贵的青春年华。岁月无情,小区日渐破败,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换来的是,几年后一座屏西新城的拔地而起。

迎春的花(外一首)

■占素华

当春兰悄悄换上新装
腊梅已争先恐后逸出枝干
在光阴的掌纹间描摹绚烂的画卷
它们竞相绽放,葳蕤生姿
既明媚,又端庄
在这寒冬腊月
迎着冷雨
将最美的模样
烙在岁月的眸子里

当水仙捎来季节的问候
山茶花正在风中舞蹈
在时光的舞台上
演绎华丽的剧目
她们裙裾飘逸,摇曳生姿
既旖旎,又典雅
在这岁末年初
娴熟地描画着精致妆容
以满树红霞迎接春天的到访

过年的记忆

新春的钟声还未敲响
家门口已有孩童在雀跃
他们手持鞭炮
用爆竹声郑重地与旧岁告别

掏出一封封焙热的红包
里边满载着祝福和希冀
快回来吃年夜饭啦
母亲的呼唤又一次传来

住着美饌,瓜果翩跹
围炉而坐,煮茶夜话
春晚的节目扣人心弦
欢愉的笑声悠扬婉转

窗花剪裁吉祥的图案
灯笼映照喜庆的氛围
春联贴出衷心的期盼
新衣衬托娇美的笑靥

【诗歌】

过年的记忆
如一幅幅鲜活的画面
深深镌刻在我们的脑海
多年以后,仍挥之不去
照亮了多少游子归家的路



林若茵图

玩笑的分寸

■岁寒心

小时候,我对敲着竹筒走街串巷吆喝的挑货郎素怀恐惧之心,此缘由说来话长。

儿时,乡间有些人最爱拿孩子逗趣,看到孩子被吓哭或者跑掉,那没有分寸的笑声,真是令人讨厌。父亲是这些人中的一员,而我也在众多孩子中的一个。

不要误会,父亲对幼时的我,是极其疼爱的。远方一亲戚,每每来家做客,必然会在父亲对我疼爱的举动中发现我:“这个,就是当年差点被卖掉的孩子吗?你看,现在留在家中,你对她还这么疼爱,幸亏当年没卖掉啊。”

“我是一个差点被卖掉的孩子”,就这样,在刚懂事的年纪,在亲戚们不经意的多次闲谈中,我有了这种想法,这想法如同坏种子种进我的心里。在那时的家乡,差点被卖掉的是特例,真正被卖掉的,却是常例。家乡的常例,让那些亲戚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问对一个孩子意味

着什么。自那时开始,“恃宠而骄”有了分寸,那罩着亲情安全感的帐篷不经意间被焚毁了一角——这也是好多年后我才意识到的。

亲戚们反复的提醒,父亲奇特的脑回路,在这件事上找到了乐点。每当我调皮或者他纯粹想捉弄我的时候,就会很大声地喊道:“末代(家里的老么)!那个挑货郎走到桥那里了!他快走我们家了!”

那个挑货郎到底是谁?众多买主中的一个,据说当年家里以养鸭为生,但后来不知为何沦为挑货郎,这仅仅是父亲说的版本。

买主的版本甚多,家人们也时常“温习”——对他们而言,这是过往,是忆苦思甜,毕竟我并没有真正被卖掉,所以无需忌讳——

姑姑的版本:当时已经找好买家了,对方先下了定金(一大箩筐的光饼),想过来看看你,结果你二姐抱着你躲在奶奶的灶台旁,大家都找不到,所以没卖成。

一大箩筐的光饼,就可以定了我?素来矮小的二姐,当年仅六岁,抱着襁褓中的我,东躲西藏,最终躲在奶奶灶台旁,躲过了这笔买卖。这故事,

果然是越听越让人心酸。

母亲的版本:哥哥知道你将被卖掉,就试图找同村里没有生育女孩的家庭,特别是和母亲关系亲近的阿姨,怂恿她们买他的妹妹。哥哥开出的条件非常诱人:你们买了我的妹妹,既有了女儿,又不用操心,因为我三个妹妹一定会帮你照顾她。既有了女儿,又不用花太多照顾的心思,十岁的哥哥,算盘替别人打得“啪啪”响。母亲说他哪里知道抱养人的心理:哪个抱养孩子的,不怕孩子大了,知道亲生父母,到时替人白养孩子了?母亲嘴里的哥哥,接受现实,却不完全接受,狡猾异常,十分好笑。

二姐的版本:那个伯伯,经常来我们家,照顾父亲的生意,夫妻两都非常善良,只生两个儿子,很想抱养一个女儿,可母亲因为他家的信仰和我们家不同,拒绝了他。

这几个人的版本,具体而又形象。相比,父亲的版本,笼统模糊,除了买主,再没有具体事宜,可越笼统越是吓人。这个版本究竟是真是假,至今未有定论。也许只是因为那个挑货郎,时常经过我家,让父亲一时兴起,有了额外的版本。

只要那挑货郎一出现在父亲的视野里,父亲的喊叫声必定响起。父亲一喊叫,我就立马冲到门口,往左边桥的方向寻找。因为这是个小拱桥,只有他走到拱顶时,我才能看到他。拱桥的高度和他的高度叠加,在一个六七岁孩子的眼里,显得那样高大吓人。

素爱乱开玩笑的父亲,是懂得拿捏吓唬人的时机。事不宜迟,我返身立刻冲到二楼卧室,将门反锁,躲在门后,瑟瑟发抖。年少无知与懦弱相拥,让那个坏种子迅猛发芽抽枝,那个压根听不到的脚步声,如同咆哮的狮子,随时吞噬一个六七岁的孩子。

那个靠着一扇反锁的门带来安全感的“末代”,从来都没有告知过疼爱她的父亲,她是极其恐惧的,一如父亲从来不知道玩笑的分寸。

我们都带着某种认知的缺陷,让那挑货郎,渐渐成了我当年的噩梦。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子女后,才知道这样的噩梦,如同在梦里被人追赶,无力奔跑,费劲且无奈,但它仅仅是噩梦,会有醒的时刻。

被焚毁的帐篷一角,有了被修补的机会。

乡下有个家

■黑子

张家婆突然想在老屋住几天,陪陪黑虎。

衣柜里有现成的旧被褥床单,拿出来铺在床上就是了。张家婆坐在椅子上休息的时候,黑虎一直守在旁边,不停地冲张家婆摇头。张家婆伸手摸摸黑虎的头,想起今天回来看看黑虎,后院李三娘说的那句话,“嘿,嘿”一声笑了。李三娘说:“黑虎越来越精了。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来后院,一吃饱,就去前院了,晚上睡觉也在前院。”李三娘还开玩笑说:“黑虎吃着我家的饭,守着您家的院子。”

“黑虎还是小狗儿的时候就陪着我,它当然对我忠心,守我的院子。”张家婆想,又笑了。

去城里儿子媳妇家之前,张家婆把黑虎送给了后院的李三娘,但张家婆心里一直念着黑虎,隔一段时间就要回来看看。中午李三娘家将就一顿,下午就回城了。

其实,张家婆心里念着的不仅是黑虎。知道张家婆这次回来要住几天,李三娘也高兴,过

来帮忙打扫院子、铲院坝里的杂草。一番打理,小院子看上去舒服了很多,围墙上的藤蔓清理干净了,院坝东边一棵金桂、西边一棵白玉兰,还有一棵芙蓉花,都开得很漂亮。

第二天上午,明厂跟老婆莲花突然来了。明厂扛来了一袋米,莲花拎来了一筐菜,有茄子、青椒、南瓜、番茄。去城里之前,张家婆把自己的一亩地给了明厂两口种。有的人租地给别人种要收租金,每亩六七百元。张家婆一分钱也没有收,白给。反正自己不种了,有人种总比荒了强。

前面撒欢。

这些日子,张家婆还赶了几次场、朝了一场庙会、喝了马老焉小孙子的满月酒,去村文化室跟几个老太太打了两次牌。

那天突然来了两个人,说要把张家婆家靠大路一侧的围墙粉刷一下,在上面写几个字。一个人拿出五十块钱递给张家婆说:“您收着。”张家婆问:“给我钱干啥?”那个人说:“借用您家的围墙,这是村里的一点意思。”张家婆说:“就写几个字,不要钱。”当天,他们就用石灰浆把那面围墙刷得雪白,又用红漆在墙上写了“乡村振兴、富民美村”几个大字。张家婆觉得挺好看的。

张家婆又去后院跟李三娘唠嗑。她听李三娘说,有大老板要来村里投资,搞啥基地,种菜栽花,还要搞啥乡村旅游。张家婆说:“农村种庄稼种菜,养猪养鸡鸭鹅还行,哪个会来旅游?”

李三娘说:“现在的人,啥都敢想。”

张家婆突然想起了自家围墙上的那几个字,说:“那是不是就是啥‘乡村振兴’?”

李三娘说:“哪个说得清楚。”

张家婆还是弄不明白农村咋个搞旅游。

两个老太太唠嗑的时候,黑虎就在附近玩。看着黑虎,李三娘突然说:“您回来一阵子,黑虎都胖了。”

张家婆说:“骨头、肝子隔顿不隔天,咋不胖?”

李三娘想说:“您走了,我可供不起它吃那么好。”但嘴张了张,没说出来。

儿子又打来电话了,问张家婆咋还不回去,之前儿子已经打过两次电话。张家婆说:“再住一阵。”

儿子说:“妈!您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还没有住够呀?”

张家婆这才意识到,自己在老屋住的时间已经短了。刚回来的时候,院子里的金桂、白玉兰、芙蓉花都还没有开花,现在,已是满树繁花了,金黄的、雪白的、红艳艳的,很好看。

“我还是想再住一阵。”张家婆说。这次,主要不是因为舍不得离开黑虎了,她想亲眼看看,他们是如何建基地、搞旅游的。

院坝里三棵花都开得热闹,张家婆坐在椅子上笑眯眯看着,像在欣赏一场缤纷的演出。

盼

■刘平

盼,刚进入腊月,英子就在盼着爸爸妈妈回来了。其实她一直都在盼,才十二岁,读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咋不想爸爸妈妈呢?但平常的盼刚冒出一丁点芽尖儿,英子就将它掐断了。爸爸妈妈在东莞打工,一千多里路,盼也白盼。但现在不一样,要过年了,盼就变得实实在在的,而且越来越强烈了。

“年底,奶奶说。”

“奶奶,爸爸妈妈还要几天回来呢?”英子终于忍不住问奶奶。她只有问奶奶,家里就她和奶奶两个人。

“还要过一阵。”奶奶说。“一阵是多久?”英子想知道爸爸妈妈回来的确切日子。

英子一下就高兴起来,仿佛“年底”就是一个确切的日期。

天气很好,邻居们都在洗被褥床单晾晒。英子说:“奶奶,我们把爸爸妈妈床上的被褥床单洗了吧。”

奶奶说:“再过一阵洗,这几天我脖子痛。”

英子说:“奶奶,没关系,我洗。”

奶奶说:“你才多大?会洗?”

英子说:“会洗,我都十二岁了。”

奶奶拗不过英子,教她拆被子、枕套,教她用洗衣机。太阳真好,洗了晾晒一个多小时就干了,摸着蓬松蓬松的,闻着还有太阳的味道。被子是老式的那种,分里子和面子,中间是棉絮。里子是白布,面子是红绸。缝的时候,先把里子在床上铺好,用手把皱褶抹平展,然后把棉絮铺在上面,四边露出一截里子,相对的两头露出里子要一样宽,再把面子铺在棉絮上,最后把四边露出的里子往上折,把面子的四条边包住三寸宽,把四个角的里子折好,就可以缝了。

开始是奶奶缝。可奶奶的膀子不争气,用不上力,套在中指上的顶针顶不动那根粗大的针。英子说:“奶奶,我来!”奶奶说:“你指头没顶针大,咋缝?”棉絮有七斤多,又厚,要戴顶针才能扎透。英子说:“您看着,我能缝。”奶奶说:“我看你咋缝。”

英子把顶针往手指上套了一下,确实太大了,不能用。英子四下里寻,突然找到一本硬壳书,笑着说:“有办法了。”英子把硬壳书放在床上起针的地方,先把针扎进书一点,然后双手捏住针两边的被子,把针头往硬壳书上顶。这个办法真的有用,顶了几下,针尖就从被子的另一面出来了。

奶奶心里突然一阵发酸,她没有叫醒英子。

奶奶在旁边给英子指点,哪儿下针,线别拉得太紧、也别太松。那本硬壳书的一面被针头顶出了密密麻麻的小坑,英子也累出满头满脸的汗,爸爸妈妈的被子终于缝完了。

这时候英子才感觉到,双手又痛又僵。

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天气越来越冷,离过年也越来越近了。英子心里对爸爸妈妈的盼已长成了一株粗壮的小苗。那天,她又找出爸爸妈妈一双八成新的鞋,蹲在手压井旁的水池边洗好晾起来了。

“奶奶,爸爸妈妈还有好久回来呢?”这天,英子又忍不住问奶奶。

奶奶一只手指轻轻抚摸着英子的头,目光有些异样:“年底。”顿一下又说:“年底他们就回来。”

“年底还有几天?”英子又问。“十多天。”奶奶说。

其实,奶奶不忍心告诉英子,一周前儿子打电话回来说,今年他们又不回来过年了:一来工地忙,过年加班可以挣双份工钱;二来为了省钱,一来一去两个人要花差不多三千块钱。奶奶想晚一些告诉英子,让她多几天盼头。

可英子不知道奶奶的想法。没想到年底的时候,爸爸妈妈居然回来了。

那天是英子一年来最高兴的日子。爸爸妈妈给英子买了新衣服、新鞋子,还有新书包、新文具。最令英子激动的是,爸爸妈妈说他们已经攒够了建新房子的钱,这次回来就不走了。翻年开春就建新房,然后建大棚、种蔬菜。

英子似乎有些不相信,说:“爸爸妈妈,你们真的不走了吗?”

爸爸说:“真的不走了。”

妈妈把英子揽在怀里,说:“不走了,我们一家人天天在一起。”

英子别提有多高兴了。

虽然放假了,但平常英子都是每天早上八点钟就起床了。可这天也不知咋的,都早上八点半了,英子还没有起床。奶奶进屋去查,发现英子还在熟睡,脸上露出笑容,嘴巴还不时动一下,像在做什么美梦一样。

奶奶心里突然一阵发酸,她没有叫醒英子。

【那年那事】



张家婆突然想在老屋住几天,陪陪黑虎。

衣柜里有现成的旧被褥床单,拿出来铺在床上就是了。张家婆坐在椅子上休息的时候,黑虎一直守在旁边,不停地冲张家婆摇头。张家婆伸手摸摸黑虎的头,想起今天回来看看黑虎,后院李三娘说的那句话,“嘿,嘿”一声笑了。李三娘说:“黑虎越来越精了。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来后院,一吃饱,就去前院了,晚上睡觉也在前院。”李三娘还开玩笑说:“黑虎吃着我家的饭,守着您家的院子。”

“黑虎还是小狗儿的时候就陪着我,它当然对我忠心,守我的院子。”张家婆想,又笑了。

去城里儿子媳妇家之前,张家婆把黑虎送给了后院的李三娘,但张家婆心里一直念着黑虎,隔一段时间就要回来看看。中午李三娘家将就一顿,下午就回城了。

其实,张家婆心里念着的不仅是黑虎。知道张家婆这次回来要住几天,李三娘也高兴,过

来帮忙打扫院子、铲院坝里的杂草。一番打理,小院子看上去舒服了很多,围墙上的藤蔓清理干净了,院坝东边一棵金桂、西边一棵白玉兰,还有一棵芙蓉花,都开得很漂亮。

第二天上午,明厂跟老婆莲花突然来了。明厂扛来了一袋米,莲花拎来了一筐菜,有茄子、青椒、南瓜、番茄。去城里之前,张家婆把自己的一亩地给了明厂两口种。有的人租地给别人种要收租金,每亩六七百元。张家婆一分钱也没有收,白给。反正自己不种了,有人种总比荒了强。

明厂说:“今年的新米,好吃。”

莲花说:“菜吃完,去地里随便搞。”

【小小说】



张家婆心里一直念着黑虎,隔一段时间就要回来看看。中午李三娘家将就一顿,下午就回城了。



【福中知福】

